

# “比较文字学”术语的早期使用

邓章应

(西南大学文献所 重庆 400715)

摘要: 过去认为“比较文字学”名称最早由林祝敌在 1937 年提出,但实际上胡适 1923 年起草《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高级中学第一组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时就已经提到了“比较文字学”。1928 年贺昌群翻译《文字的起源》一文时也使用了这一名称,而林祝敌撰写《比较文字学浅识》时参考了贺昌群的文章。但林祝敌是第一个详细论述“比较文字学”内涵的学者。

关键词: 比较文字学, 文字学, 胡适

中图分类号: H02; C0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3-8578.2018.02.012

## The Early Use of the Term “Comparative Grammatology” // DENG Zhangying

Abstract: It is previously believed that the term “comparative grammatology” was raised by Lin Zhuyu in 1937. Actually Hu Shi had already put it forward when he drafted *Outline of Curriculum Criterion of New Educational System: The Outline of Compulsory Chinese Course for the First Group of Senior High School* in 1923. Then He Changqun picked up the term in 1928 when he translated *The History of the Alphabet*. After that, Lin Zhuyu in his book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Grammatology* referred to the term by He Changqun. Although Lin Zhuyu is not the earliest scholar to put forward the term, he is the first one to elaborate term's connotation.

Keywords: comparative grammatology, grammatology, Hu Shi

过去认为“比较文字学”名称是林祝敌在 1937 年提出的。如姚德怀《语文散记》“中文语词‘比较文字学’探源”条“抗战期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葛劳德(Edw.Clodd)著、林祝敌译的《比较文字学概论》。译者说‘本书为葛劳德(Edw.Clodd)原著《字母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Alphabet*)的译文;为醒目计,书题改成今名。’译者在‘译序’里说,曾著《比较文字学浅识》(刊《东方杂志》34卷8号)一文。”<sup>[1]</sup>

我们过去也采用这一说法,并认为林祝敌将 *The Story of the Alphabet* 译作《比较文字学概论》,又撰写专论文章《比较文字学浅识》,说明他当时

已经具有构建比较文字学学科意识<sup>[2]</sup>。但翻检资料,我们发现这个术语实际更早就有使用。

胡适 1923 年起草《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高级中学第一组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提到了“比较文字学”<sup>[3]</sup>。

该课程纲要分设两科,一科为国文一,即文字学引论;一科为国文二,即中国文学史引论。“国文一”课程分目的和内容两项:

(一)目的:甲、使学生略知中国文字变迁的历史。乙、使学生略具研究中国文字学(Philology)的

收稿日期: 2017-10-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11&ZD126);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单列课题(16GZGX17); 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团队项目(SWU1709101)

作者简介: 邓章应(1977—),男,西南大学文献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字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字学。通信方式: dzhy77@163.com。

必要知识。

(二)内容:1.甲骨文字述略。2.金文述略。3.从诗经到楚辞。4.书同文以后的言文分歧。5.六书·辞书与韵书·反切。6.发音学(Phonetics)要旨。7.语音的转变。8.字义的转变。9.文法的演化。10.今日之故文,国语,方言。11.比较文字学(Comparative Philology)。

1922年10月,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济南召开学制改革专题会议,议定《新学制系统草案》,并组织“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负责制定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科课程标准。胡适是起草委员会5个委员之一,并担任高级中学国语(公共必修课)、特设国文(普通科第一组必修课)、论理学初步(普通科第一组必修课)的纲要起草专家。胡适起草的3种课程纲要与其他课程纲要一起经过课程起草委员会4次会议讨论,最后于1923年6月定稿刊布。

胡适拟定的《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国文一“文字学引论”,既有传统文字学知识,也有西方的发音学知识,同时还提倡比较文字学的学习。

## 二

晚清以来,借鉴西学,融汇中西成为学术新潮流,留学国外的中国学人特别注重汲取西方学术思想,往往喜欢选择中西比较的课题。胡适1910年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学资格赴美,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文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

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解释、建立或重建中国哲学体系,是胡适留学美国时已经确立的自觉。他在1917年用英文写就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导论中明确表示“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因这种比较的研究可以使中国的哲学研究者能够按照更现代的和更完全的发展成果批判那些前导的理论和方法,并了解古代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因而获得现代人所获得的伟大成果。”<sup>[4]</sup> 归国途中他在轮船上重申:“我比过去的校勘者和训释者较为幸运,因为我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

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sup>[5]</sup>

胡适1917年博士毕业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和教务长。除了文学、哲学研究外,还非常关注语言文字,曾与文字学家钱玄同时相讨论。

1919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故本书的主张,但以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sup>[6]</sup> 蔡元培为之作序,也肯定“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sup>[7]</sup>。

1922年,胡适撰文《歌谣的比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介绍研究歌谣“母题”的比較研究法<sup>[8]</sup>。

1923年1月胡适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发表《发刊宣言》,总结“自从明末到于今”三百年古学研究的成績和缺点。其成績有三,即“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和“发现古物”;而缺点也有三,即“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太注重功利而忽略了理解”以及“缺乏参考比較的材料”。针对三百年的成績和缺点,《发刊宣言》提出现在和将来国学研究的三个方向“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要做好前两条,还必须注意博采参考的资料,进行中外比較。”,批评“向来的学者误认‘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认‘比較的研究’的功用。最浅陋的是用‘附会’来代替‘比較’,……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sup>[9]</sup> 他还列举了语言学、制度史、音韵学、哲学史、政治思想史、文学史等方面的众多实例,附带提及宗教、民俗、美术等研究,也须利用参考比較的材料。

从胡适的学术经历来看,他一直都推崇比較的研究方法,故他起草拟定的《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国文一“文字学引论”自然地包含了比較文字学的内容。但因为《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只是提纲,故

胡适对于“比较文字学”的内容没有进一步论述。

### 三

1928年,贺昌群翻译的《文字的起源》(*The History of the Alphabet*)一文,也提到了“比较文字学”的名称。他在跋语中感慨道“今日我国治文字学的人,大多只在古书中,穷搜冥索,而且跳不出一部《说文》的范围,对于比较文字学多不留意。试问今日能通晓西藏、印度、缅甸、高丽与蒙古文字的究竟有几人?译者固浅学菲才,无以胜此重任,但他很期望能有三两个这样的人,从一方面去开辟一条新路径,便是他馨香祷祝的了。”<sup>[10]</sup>这篇译文又收于李中昊1931年编辑的论文集《文字历史观与革命论》<sup>[11]</sup>。

1937年,林祝敌发表《比较文字学浅识》,开始思考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内容,讨论了各地文字的起源和演变、分类及举例、中国文字小论、文字的趋势,特别讨论了比较文字学的作用。此文多处参考了《文字的起源》,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参考的版本为1931年《文字历史观与革命论》版。

其后,《社会科学月报》1937年第1卷第3期发表署名为“达人”的批评性文字《文化病院:比较文字浅识》(按:文化病院将原文章标题误为《比较文字浅识》),文中称“查该文名题为《比较文字浅识》该作者在文内引用的文字共有数十种的多,差不多将全世界古今中外的主要文字都罗列引证,足见该作者的‘渊博’,但是以如此‘渊博’的‘方言家’‘比较文字学专家’,竟在《比较文字浅识》内将最普通的文字也弄错了好几处。”本为反讽称作者林祝敌为“比较文字学专家”,但也说明“比较文字学”的名称受到关注。

1940年林祝敌翻译了葛劳德的*The Story of the Alphabet*,中文译名改为《比较文字学概论》<sup>[12]</sup>,介绍了当时所知道的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字体系的基本面貌。

《图书季刊》1941年新3第1—2期“图书介绍”栏目介绍《比较文字学概论》,称“则此书涉论范围颇广,固不仅以欧西字母为限也。译者改称之为《比较文字学概论》,虽较妥帖,但此书之性质材

料体例文笔均与《××学》《××概论》等严肃名称不甚符合,不若改为《古文字的故事》。”认为该书“涉论范围颇广”称为“比较文字学”较为妥帖。

1943年林祝敌撰写了《语言学史》,对“语言学”取广义的理解,包括“文字学”。故全书除介绍“通史”“印欧语学史”“非印欧语学史”“比较语言学史”“一般语言学史”外,最末一编为“文字学史”,介绍世界各种文字的研究情况。他在书前序言中特意提到比较研究在国内语言文字研究中的缺失。“比较研究在我国连种子都没有播下,只是荒芜的一片而已;可是在西洋已开出大朵大朵的花来了,而西洋语言学的全部成绩几乎集中在这比较研究上。比较研究有个广大的天地,却不允许空论,唯有垦熟了这块园地,特殊的研究才有活泼的生命,一般的研究才有科学的基础。本书处处以比较研究为重,实在想使我国语言学早日走上这个方向,再逐渐缔成一个黄金时期。”<sup>[13]</sup><sup>4</sup>林祝敌觉得西洋语言文字学的发达,原因就在于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故他着意于提倡这种方法的使用。

林祝敌在该书第六编《文字学史·引言》中,对西洋文字学做了这样的总结“文字学在我国向称发达,可惜盘旋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而且发出古董的宿气;因此,不论巨作如林,我国的文字学还没有到他的光明时期。返顾西洋文字学如何?西洋文字学的发展约经四个阶段:(一)搜集的时期,相当语言学史上的中代;(二)发掘的时期,即发掘种种已死的文字系统,或训释,或整理;(三)比较的时期,推溯不同文字的渊源,如说今日欧洲通用的字母源于腓尼基文,而腓尼基文源于埃及圣书字;(四)原理的时期,亦即说把文字学作一般的研究。这告诉我们什么?西洋文字学的活动地盘极广,用的方法合乎科学;所以虽然兴起极迟——只是在十九世纪——西洋文字学已到了规模粗具的一种境地。我们不该鄙视他,正相反,我们要跟他学习,从他那里汲取新的养料,来培养我们自己的文字学。”<sup>[14]</sup><sup>195</sup>林祝敌呼吁应该大力学习西方文字学,扩展研究视野,从过去盘旋于狭小的笼子拓展到比较的研究、一般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1] 姚德怀. 语文散记[J]. 语文建设通讯, 2005, 82.
- [2] 邓章应, 黄德宽. 比较文字学摭谈[C]//邓章应. 比较文字学研究: 第1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1-21.
- [3] 胡适. 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高级中学第一组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J]. 河南教育公报, 1923(15, 16, 17): 29-30.
- [4] 胡适. 先秦名学史[M]. 《先秦名学史》翻译组,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3: 10.
- [5] 胡适. 胡适文集: 6[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4, 12.
- [6]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9.
- [7] 胡适. 胡适日记全编: 1[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224-225.
- [8] 胡适. 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J]. 努力周报, 1922-12-03(2-3).
- [9] 胡适. 发刊宣言[J]. 国学季刊, 1923(1): 1-16.
- [10] Hackh W D Ingo. 文字的起源[J]. 贺昌群, 译. 民铎杂志, 1928(3): 1-36.
- [11] 李中昊. 文字历史观与革命论[M]. 北京: 北平文化学社, 1931.
- [12] 林祝敌. 比较文字学概论[M]. 长沙: 商务印书馆, 1940.
- [13] 林祝敌. 语言学史[M]. 上海: 世界书局, 1943.

## 动 态

## 第二届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审定编写委员会成立

2018年3月1—2日, 第二届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审定编写委员会在深圳成立。本届编写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学科的发展修订完善2008年公布的第一版《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 并增补遗漏和新词工作。主编李刚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编杨克恭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周春燕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编写委员药立波教授(空军军医大学)、方定志教授(四川大学)、汪渊教授(安徽医科大学)、关一夫教授(中国医科大学)、孔英教授(大连医科大学)、卜友泉教授(重庆医科大学)、郑直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金冬雁教授(香港大学), 委员代表曲佳博士(代复旦大学雷群英教授)、何星博士(代中科院生化细胞所许琛琦研究员)、深圳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廖新、刘莹, 全国科技名词委专职副主任裴亚军、项目负责人高素婷编审等专家和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李刚教授主持。

会上, 裴亚军首先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向大会介绍了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的意义、现状, 并向各位委员颁发了聘书。高素婷向与会专家介绍科技名词的审定原则和方法, 并对审定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做了详细说明。李刚主编介绍了第二届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审定编写委员会筹备情况, 并提出了审定学科框架及编审小组分工、编写进度安排的讨论稿。

与会专家就学科框架、编审小组分工及进度安排等进行热烈讨论, 并达成如下共识: 1. 第一版学科框架基本不变, 根据分支学科发展在第一大类别下, 可设置亚类, 但编写委员应对条目按照知识框架进行适当调整排序。2. 对第一版选词、定名和释义有异议的条目进行了讨论。如: 仅保留“白介素”一个条目及释义, 不再对IL1-36逐一列条释义; 原则上除“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二级学科之外的“表型组学”等分支或新的学科条目, 统一释义为“……的学科领域”; 对第一版公布的与其他学科不一致的规范名, 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以便统一规范使用; 初步确定当“protein”在复合词前时, 译为“蛋白质××”, 不得省略“质”字, 如“protein kinase”译为“蛋白质激酶”, 当在复合词后且泛指一大类蛋白质时, 则译为“××蛋白质”, 不得省略“质”字, 如“simple protein”译为“简单蛋白质”, 但已长期约定俗成的可不受上述限制, 由编写专家斟酌把握集体讨论, 并征求同行意见及调查社会使用情况, 再进一步明确。

(高素婷)